



上图:2007年2月,即将进行视频拍摄的金玉米。“单位”网站就是他的“Universal Studios”;/下图:“单位”网站截图。

驻北京网络新闻“单位” 金玉米 戴安全帽办网站

戴一顶安全帽,以此表达他不是CNN。他做的网站叫“单位”,打出了“文明办网”的横幅。

文/王斑 图/吕家佳

Jeremy Goldkorn的第一个中文名叫郭清明,后来改成郭杰明,2000年改叫金玉米。2005年夏天之后,他发现自己需要向人说明不是李宇春的粉丝,金玉米和超女无关,只是Goldkorn的直译,“真的”他说。

在北京CBD出没的这个瘦长脸、头发蓬乱的家伙,穿着一张白种人的脸,从南非来中国已经快12年了,中国话说得信儿溜,一口京片子,对北京各个圈子的雅语暗号门儿清。在北京,金玉来当过英文老师、外培培训经理、非法刊物编辑和出版人、合法刊物的“顾问”,也

做过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,从2003年起,他开了一个叫“单位”的网站,名气越来越大,开始去大学开讲座,给知名企业做网络公关顾问,安排南非非总统在北京的媒体访问,有人评价他是Web2.0时代中国最牛的网络鬼子。

他现在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在北京到处找好玩的人和事,拍摄并制作成视频上传到“单位”,出去采访的时候他喜欢戴一顶安全帽,因此自称“帽”牌老外,问他为什么,他说:“一是要表现一个不太严肃的态度,表达:我不是CNN,能笑着看自己的东西;另外,我有时采访比较严肃的人,戴着那么一个帽子,他们也不能太严肃。”他混迹胡同和工地,出入四九城,抽五块钱的中南海,用一块钱的打火机,他说:“我也是外来人员,跟民工一样。”他和民工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戴安全帽的时间多过戴安全套的时间,他每天制作十几个小时的视频,还有大小会议和应酬。

高举“文明办网”旗帜的非国有“单位”

2000年金玉米注册了“www.danwei.org”的域名,“单位”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概念让他产生了莫名的向往,他自己没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,没有单位,所以要给自己建一个单位,他说:“虽然单位的体制正在消失,可是这概念还是非常有吸引力,你看,有个组织能安排你的一切,从医疗到工作到婚姻到娱乐,多有意思啊。”

金玉米的“单位”还不盈利。最初几年只是一个空想的概念。直到2003年4月,他才开始在“单位”上发表内容,从而使它真正成为一网站。2003年春天,他跟当时的女友分手,被轰了出来。搬到一个又小又老又破又脏的小房子,“没钱出去玩,也不想见人,生活很不美好,娱乐主要是上网,再就是从我那个小房子的阳台上底下春露路上来

来往往的北京市民。”他整天在网上逛,知道了有博客,发现自己自个弄网站也没那么难,于是开始折腾。

那时候正闹“非典”,媒体上关于“非典”的报道不多,“外文媒体报道中国的媒体和社会有很大的局限”,金玉米说,“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有几个问题,喜欢报道的要么是经济类的,比如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,或者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,要么是政府干了什么错事,还有就是——一直盯着人权问题,看这些的外国人,如果没来过中国,不会懂当代中国的复杂性;文革”早就过去了,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跟很多外国人想象的压根不一样,我想通过”单位”打开一个窗子,给读英文的人更多的信息,反映中国社会的多层次化、多元化。”

“单位”关注的东西很杂,文化、经济、政治、生活,什么都有。有最初主要翻译中文的媒体,特别是英文媒体上不会出现的消息,也有一些八卦的东西,像2003年的木子美、2006年的张钰。最近几篇文章介绍了电视剧《大明王朝》,好莱坞早期性感华裔女星黄柳霜,还有北京的脱衣舞培训班。除了文字,“单位”里还有视频。

网站首页最醒目的位置,挂着红底黄字“文明办网”的大横幅,很多中国人看了会心一笑,问他哪来的灵感,他说:“采访木子美时候她说中国网络越来越不好玩儿,一个原因就是上面开展‘文明办网’的运动,另外我也开了comments(评论),有些外国流氓写的评论太狠了,我和‘单位’的另一个主笔Joel决定把不文明的comments删掉,尤其是那种老说‘中国怎么样’、‘中国人怎么样’的,很无聊,所以开玩笑地放那么大的横幅。”

“文明办网”和“单位”这两个中国特色的词汇在这个“进口玉米”那里显得有点不靠谱,但这真的成了他的网站特色和标识了。 ■



2007年2月，金玉米行走在胡同中，随时准备向世界报道他在北京的新发现。

金玉米的北京观

“北京脏又乱，我可喜欢它”

金玉米评价北京，冒出来的词依次是天气不好、不漂亮、脏、乱。“但我还是喜欢北京”，他说北京是个自来的城市，包容、开放，跟谁都容易亲近，他喜欢跟北京人聊天，因为他们都特能侃。

在过去的十余年里，他经历了中国社会“快镜头”式的变化，他认为从1995年到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人们有了“个人生活”这个概念，个人生活包括婚姻、性、爱、娱乐、商务，到一定的程度也包括媒体和教育。

另一方面是城市的变化，北京这些年一直忙着盖楼，曾经流行那种整墙贴着自己瓷砖的，一点中国特色也没有，金玉米评价说特难看，但他现在开始喜欢北京的楼了，这两年实验性的建筑逐渐多起来，比如大剧院、鸟巢，还有央视大厦，用他的话说这些建筑没有别的城市敢做，因为不是所有的实验作品都能成功，有一定的风险，但北京敢，因为北京把自己放在很牛的位置上，它要表现自己的国际化大都市形象，愿意为此承担风险，是不是觉得北京人有点傻大胆？好像有点。

城市改造不能靠春药

1996年他住在沙井胡同的一个民房里，没多久就被轰出来了，因为政策规定外国人只能住涉外会馆，现在倒是没人轰他了，但北京的胡同也少了。每个城市都面临着旧城改造的难题，在北京的突出表现形式就是胡同，胡同让人又爱又恨，恨它的人说房子漏，冬天冷，上厕所不方便，运气不好还会碰上讨厌的街坊，这些倒霉事金玉米当年住胡同的时候都经历过，爱它的人说胡同的生活方式很独特，值得一代代传承下去，他由衷同意。

“单位”做过很多期关于旧城改造的节目，金玉米解释说住在北京的人都会关心城市改造，因为这关系到大家的日常生活，北京现在天天都在变化，说不定哪天因为改造施工就把你上班的路封了，不安心不成。另外也因为他喜欢胡同，特别是从东直门小胡同到西海、新街口这一带，他一直记着有次去朋友家吃饭，那人在北新桥的胡同里有一个自己的小院，在院子里吃饭吃饭就感觉像在农村似的，特别安静，一点马路上的噪音也听不见，在市中心有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就是因为胡同的格局很特别，有现代社区无法做到的优势。”

胡同的改造很复杂，最好的方法是保留传统的格局，通过维修提高居住条件。可他明白老房子的产权常常到谁不清，户主没有安全感，舍不得花钱改造，因为可能今天修了明天房子就不是自己的了，他举例说之前住的那个胡同里有个三室一厅，以前是房东家的地，经过“文革”产权关系全乱了，后来居委会在原来的地方修了楼，但不说清应该归谁，所以也没人愿意掏钱维修。北京的旧城改造比其他城市更棘手，一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，二是因为北京从元代起就是政治文化中心，但悠久的历史同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，对城区重新规划，有些地方就是大铲车一过，什么都没了，有很多胡同可能上礼拜刚去过，这礼拜再去就全铲平了，金玉米用“粗鲁”形容这种方式，这是一种吃了春药的改造方式，没有周全的设计，一时兴起就干起来了，简单粗暴，而又不得其法。

另一方面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喜欢往大搞，这样会破坏原有社区的内在关系，比如朝阳公园南门那块规划了一条酒吧街，于是就招来很多商户大家一起装修，一起开业，结果每家都差不多一个样，没有独特的东西，不好玩，金玉米说：“有些东西是规划不了的，需要慢慢来，让城市自然地发育。”